

黑

黑澤明动感作品集

作

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

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

品

集

(第一辑)

影管流芳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十一章 五毒神君与赛神农

话声中，只见人影一晃。萍姑娘已由房中飞出，站在剑华身侧。

原先那位姑娘向萍姑娘瞟了一眼，淡淡笑道：“这位敢莫就是萍姑娘？”

萍姑娘余愠未消，道：“我就是傅忆萍！请问姑娘高姓芳名？”

剑华看看萍妹妹，见她今日装束，竟与昨日截然不同。不但恢复了本来面目，而且稍经打扮，更显得别有一番风韵。

同时，他心里暗暗地想，眼前这位未谋一面的姑娘是谁？是敌是友？其意何在？

那位姑娘依然笑颜未灭，道：“姑娘姓黎，小名慧芳。”

萍姑娘继又问道：“姑娘方才所云束手待毙，可是指我们而言？”

黎慧芳点点头。

萍姑娘面色一寒，冷哼一声道：“没有那么容易！”

黎慧芳明眸一转，道：“我已言尽于此，听不听完全由你们自己了。”

话完，转身跑出院门，径自离去。

剑华和萍姑娘看着她去后的背影，欲言又止。

同时，两人对她的来意，犹如坠入五里雾中，深感迷茫不已。

久久，剑华偶一低头，竟在黄土地上，发现了有如东西划过似的浮土。他走过去细细一端详，竟然是几个横竖不规则的字迹。忙唤萍姑娘，道：“萍妹妹，你过来看！”

萍姑娘正在低首沉思，突闻剑华一声轻唤，忙抬起螭首向剑华望过去。

她见剑华双目凝视地面，并且满面狐疑之色。忙趋步向前，同时两眼亦往剑华所望的地方看去。

她把地面上的字迹看罢之后，亦不由满面忧容地道：“九顶探师是甚么意思？”

剑华蹙眉道：“我想了大半晌，也估不透是怎么回事！”

萍姑娘沉吟有顷，道：“假若这四个字，不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话，依我判断，倒有一个可能……”

剑华忙问道：“可能什么？”

萍姑娘情深万种地白了剑华一眼，道：“可能是黎姑娘要去九顶山去探望她的恩师，特地前来邀你一块儿去吧？”

姑娘先是一本正经，但当她把话说完，竟噗嗤一笑。

剑华本是个淳厚爽直，不善于言笑之人。闻言不由赧然于色，道：“萍妹妹，你……你……别开玩笑啦！以前我根本未见过她，她怎么会来邀我一同去见她恩师呢。”

萍姑娘故意绷着笑脸，道：“是呀！我也正深深地感到奇哩！”

剑华不知萍妹妹是有意捉弄他，竟而为此深深感到羞涩

和尴尬。

只见他红着脸，焦急地分辩道：“萍妹妹，我觉得这事绝不如你所想象那么不可思议。我看恐怕是她随意在地上胡乱划一划，根本毫不存意地写下这几个字，你想对不对？”

萍姑娘见剑华越是认真，反而越想跟他开玩笑，遂又道：“华哥哥，我想不会，假若她真无心，而是胡乱划的话，她怎不到别处去划，竟偏偏地划到咱们这个小跨院里来呢？”

剑华欲再分辩，却是苦口无辞，讷讷地道：“这……”

萍姑娘见剑华窘相毕露，这才忍俊不住地噗嗤一笑，道：“华哥哥，你何必这么死心眼？既然你不认识人家黎姑娘，人家还会赖着你非让你认识不可？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已由这四个字中，悟出当前一件大事来了。”

剑华闻言，啼笑皆非，因此，而更感尴尬，不由心底暗暗轻咒：“你这个坏丫头……”

但当他听到萍姑娘后边所说的两句话，顿时神智一紧，道：“萍妹妹，你悟出一件什么大事了，赶快说呀！”

萍姑娘神色突然一庄，道：“刚才戏言，但九顶探师四字，我想，确实是对我们所讲。因为她若是毫无存意的话，是绝对不会留字在这里，尤其我们跟她未曾谋过一面。现在既然她留字在这里，很显然，暗示于你，智禅子老前辈已去九顶山，令你前去探视！”

剑华闻言，面露喜色，频频颌首，道：“对！萍妹妹说得很有道理。我以前怎么竟笨得没有想这一层呢？”

他慨言至此，望着萍妹妹淡淡一笑，继又道：“萍妹妹，现在我们就到九顶山去看看如何？”

萍姑娘闻询，竟望着剑华，久久未置一句可或不可！

直把一旁的剑华急得连连搓手不住。

少女心，海底针，令人难以捉摸。

原来，萍姑娘芳心深处，正被一个难以解释而又令她感到不安的问题所困扰，反复深思——那个自称黎慧芳的姑娘是谁？与华哥哥有什么关系？

在蜿蜒崎岖而坎坷的山径上，这时，正驰骋着两匹神骏的健马。

只见为首的一匹斑白花马上，坐着一位年未弱冠的年轻少年。少年身后，紧跟着一匹黄马，马上坐着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

两匹马一前一后，顺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向前飞驰着。

突然，前面那匹斑白花马先是发出一声唏嘶嘶的嘶鸣，而后竟伫足不前。

后面的小黄马，瞬即迎头赶上，但前面的路被斑白花马挡塞，想过也过不去，因此，也停顿下来。

马上少女望着前面少年说道：“华哥哥，怎么忽然停下来不走了呢？”

少年回头答道：“萍妹妹，我也不知这匹通灵神驹，为何突然不进？大概是前面遇有险阻，所以它才伫足不前。”

萍妹妹闻言轻噢一声，遂翻身下马。

少年在少女噢声中，亦翻身下马。

两人下了马，径自沿着崎岖坎坷的小路向前走去。

两匹马望着两位主人离去后，竟自动掩至路旁，隐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径自啃起草来。

原来面前这一对少年男女，也正是书中主角——剑华和萍姑娘。两人在客栈商榷一阵之后，即动身往这九顶山而

来。

两人沿着山路，拐了一个陡弯，突然山势转险。

只见陡峻山岩，光滑得难以伫足。两人望着难以伫足的岩石，相互一笑，剑华道：“果然被我料到了。”

萍姑娘樱唇一抿，道：“料到了又怎样？还不是照样要上！”

剑华忙一笑道：“话不是这么说！”

萍姑娘凤目含威，一闪道：“怎么说？”

剑华仍是笑容可掬，道：“我们这两匹通灵神驹，可以说是举世罕逢，但这还不足为奇，所奇的是，我总觉得，这两匹神驹，对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亲切之感，令我永远忘不了它们，你说怪不怪？”

萍姑娘桃腮一绷，哼了一声，道：“原来你在客栈里说的，完全是谎话呀！你说什么，自我走后你就无时无刻地不在想我。现在，不打自招，你哪里是想我，而是想你的小黄马！”

剑华哪里会想到，萍妹妹竟然把二件事混为一事而谈。见她生气烦恼，不由心急，忙解释道：“萍妹妹，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你怎么混为一谈，我想小黄马确实不假！但我惦念着你，也是真呀！怎么能说我说谎呢？”

萍姑娘依然绷着脸，道：“我不管，反正刚才你说过。”

剑华望着萍妹妹不悦的神情，急得抓耳挠腮，道：“萍妹妹，你怎能越来越不讲理呢？”

萍姑娘闻言，像是更加恼怒，只见她桃腮绷得更紧，凤目一瞪，道：“你骂我不讲理，好！从现在起，以后谁也不要理谁！”

话完，径自娇躯一纵，恍如大鹏凌空，随即身子一晃，俏落崖沿。这样三五个纵落，人已在半山不见。

剑华闻言，先是一愣，直待萍姑娘在半空中不见，始恍然而悟，喃喃自责，道：“谷剑华呀！你真糊涂，萍妹妹一向就爱撒娇，难道你竟忘了不成？”

他喃声方毕，人已巧如猿猴，向山上飞纵而去。

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叫：“萍妹妹！你等一等！萍……”

一声清唤，换来群山回应，可是，剑华已奔近山巅，却未得到萍妹妹半声回应，不由心里暗暗着急，道：“开玩笑也该有个限度！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要延误时间！”

他想尽速找到恩师，以便由恩师那里，获悉双龙镖局此次遭毁的经过，以及所有人的下落。所以，不免对萍妹妹竟抱怨起来。

他的怨言刚住，突闻身后冷哼一声。

剑华闻声，反身一看，萍姑娘依然绷着脸站立身后，道：“谁延误时间？难道我比你慢啦？”

剑华虽然见萍妹妹依然绷着脸，同时话无好声，但心里已舒然大半，忙冲着萍姑娘一笑道：“哎呀！我的好妹妹，明知我不会说话，偏偏要促狭我，算我认输，向你赔礼如何？”

言罢，果然抱拳深施一礼。

萍姑娘见状，已忍俊不住，噗嗤一声，绽唇笑了起来。

这一刻，两人竟然把儿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表现无遗。

盏茶后，两人已登上山峰。

山上光秃秃的，竟无一物。两人见状，顿时面布惊疑之色。

萍姑娘首先发话，道：“华哥哥，想不到我们竟受了黎慧芳的愚弄！”

剑华抱着满腔热望而来，不料见到的竟是这种荒凉景象，不由大失所望！因此，竟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颓丧着脸，久久不发一言。但心里却暗自在想：“若不是你自作聪明，硬把地上九顶探师四字，当作留书示意，何致跑这一趟冤枉路呢？”

心念未已，突闻墨雕由斜坡下传来一声清唳。

剑华骤闻墨儿的叫声，一股亲切之感，顿时袭上心头，竟不由自主地信步朝那方向走去。

萍姑娘听到墨儿的叫声，心里也深感奇怪。跟在剑华的身后向那方向走去。

两人在山后的斜坡上，突然发现一栋竹舍建于山拗之内。墨儿正伫立在那门外。

两人正感奇怪，自那竹舍内倏地传来一声沉喝：“什么人？”

剑华闻声心里一怔，遂即答道：“晚辈谷剑华、傅忆萍，擅闯仙居，有扰清兴，尚望贤主原谅……”

屋内之人惊噫一声道：“原来是你们两个，快进来……”听其语气，对剑华和萍姑娘，好像异常熟悉似的。

剑华与萍姑娘相互一视，满脸泛着狐疑之色，相偕向竹舍走去。

两人步入精舍，只见一位慈眉善目，一身农夫装束的老人，正含笑不语地向两人望着。

剑华抱拳施礼，启唇欲语，目光突然看到东墙下摆着一张竹榻，榻上正有一人闭目垂帘盘坐调息。

此人不是别位，正是剑华念念不忘，萦怀难释的老侠智禅子，而智禅子，对两人的进来，恍若无睹，依然盘坐不语。

此时的剑华不仅功力过人，并且深谙岐黄之术。

他虽然向恩师智禅子，仅看了一眼，已看出恩师已中剧毒，现时正自闭百穴，运气迫毒，根本无暇他顾。

剑华只觉热血沸腾，心里一惨，热泪登时夺眶而出，不及向那位农夫打扮的老人打招呼。

身形一晃，直奔智禅子盘坐竹榻扑了过去。

萍姑娘和那位农夫打扮的老人，亦默默地跟了过来。

剑华不敢惊动恩师，只睁着泪眼模糊的双睛，在恩师的周身上下仔细地打量又打量。

萍姑娘在一旁目睹华哥哥那种凄惶之态，芳心深处不禁传来阵阵刺痛，低咽着语声向那老人问道：“老伯伯，智禅子老前辈身中何伤？”

老人寿眉微蹙，道：“智大侠并非有伤，而是中了太湖游魂的夺魂透骨粉！”

萍姑娘闻言，神色立变，惶急地问道：“他老人家怎么会中那种毒呢？”

萍姑娘又道：“老伯伯，有无解救？”

老人目光灼灼，看了智禅子一眼，道：“除了太湖游魂自己研制的解药之外，就只有千年雪莲子可治。”

萍姑娘听到雪莲子三字，神色顿时一朗，目泛彩光，但瞬即又归黯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可惜华哥哥由雪山得来的雪莲子，已全部用光。要不！智禅子老前辈此时所中剧毒，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解了？”

“已经没有雪莲子了，那还说它干什么呢？”

萍姑娘想了一想，道：“老伯伯，除了那样东西之外，难道就无望了？”

老人顿时洒下两颗清泪，道：“除非请那长眉禅师，前来施佛门无量神功！但此人平生，行无定所，到哪儿去找呢？”

萍姑娘目睹老人一脸凄伤之状，也不由悲从衷来，簌簌地落下两行热泪，咽声说道：“老伯伯，除此而外，就无可想……”

剑华哀伤欲绝，正在聚思诊察恩师所中何毒，对老人和萍妹妹的谈话，根本没有注意。

当老人说出长眉禅师及无量神功两句话时，他心里一动，脑际闪过一丝光亮，遂连忙抬头，对老人急急地问道：“老人家说的可是佛门无量神功？”

老人见剑华猛然转身，向自己问了这么一句话，不知其意，道：“对！现在只有佛门无量神功，或许能治你恩师之毒！”

剑华登时笑逐颜开，道：“老前辈！我学过……”

老人闻言，不信地问：“你说什么？”

剑华低声继道：“老前辈，我于无意中，学会了佛门无量玄功，但习之未久，不知能否勉为其难……”

老人目光炯炯地盯视剑华有顷，道：“华儿，不要胆怯，只管尽力施为，我想不会有多大问题……”

剑华将头一点，转脸对萍姑娘说道：“萍妹妹，在我全力替恩师逼毒之时，烦劳在侧护卫，在四个时辰之内，无论发生何重大变故，也不要惊动于我，否则，不但前功尽弃，

而我也可能因此走火入魔，后果不堪设想……”

萍姑娘大睁着一对秀目，银牙紧咬，将头轻轻一点。

剑华又向老人望了一眼，遂即登榻盘坐在恩师面前，双掌倏举，紧紧抵在智禅子的命门及气海重穴上。

老人与萍姑娘相互望了一眼，双双走出房门，担负起护卫职责。

四望山峦叠嶂，却了无生气，令人望之顿生凄凉寂寞之感。萍姑娘和老人两人，在山上不住地踱来踱去。将其内心里的紧张之情，尽溢于言表。

突然，山拗传来一声声呼啸。

同时，那阵啸声，竟渐渐向山头迫近。

老人首先伫足俯瞰，神色间尽为错愕。

萍姑娘闻声亦不由花容失色，一步步向老人趋来。她走到老人身旁，道：“老伯伯，此时山下传来这阵啸声，似是颇有蹊跷。”

老人点点头，道：“铁掌帮早有排除异己之心，但久久未能行诸于行动，直到最后二三年来，才大刀阔斧的，在江湖中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所以，双龙镖局才有两次被挑的惨事。不过，双龙镖局虽然被挑，可是尚有一部分人，在大肆包剿之中，逃出活口，铁掌帮为了要赶尽杀绝，免留后患，当然要踩探这些活离现场之人。所以，此时这阵呼啸，怕不就是那些人，前来端盘了。”

老人滔滔不绝地感言至此，呼啸之声竟渐渐迫近。

须臾，山坡上现出四五个铁掌帮的枭雄。

老人发现铁掌帮徒众后，即暗暗自语，道：“果不出所料，他们竟寻到这久无人迹的荒山中来，看来，我这封刀已

久的农夫，在这清修庐前，又要再作拼斗，大开杀戒了。”

他心里想着，已向山下群衆迎去。

一旁的萍姑娘，此时亦是心念重重，她想：“今日之事，恐怕是决不能善了的了！”

她默默想着，亦身不由主地，随在老人身后，向山下人迎去。

萍姑娘此时哪里知道，当她和剑华离开成都之后，铁掌帮竟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剧！由于那幕惨剧，才使铁掌帮徒众，对凡是与双龙镖局有关系的人，均是恨之切骨！

原来这次铁掌帮，出动了将近四五十名的高手来成都为的是想把凡与双龙镖局有关之人，悉数一网打尽。同时为使下手顺利起见，并先以那翠玉西瓜为饵，将双龙镖局的实力分散。计划虽然周详，但不料好事突生内患，在这四五十人中，竟有暗中帮双龙镖局的奸细，以致于处处发生掣肘之事，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认为是罪魁的凌聪吉，竟在当晚不翼而飞。

智禅子亦被人救走！

一件件不如意之事，接踵发生，简直令参与此事的铁掌帮徒众，个个无颜见人。尤其是主持其事的首脑陈煌，事后不由气得浑身发抖，拍案大骂：“无能的酒囊饭袋们，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务必将凌聪吉和智禅子两个人的贼首割下，拿去见我们帮主，我神策陈煌，为作各位楷范，先向帮主谢罪！”

言罢，手起掌落，直向他自己的天灵盖上拍下。

骤闻一声啪的巨响，陈煌人头竟被自己一掌打得粉碎，顿时，脑浆与腥血乱迸，溅得在场中人均沾上血污。

这一幕惨绝人寰的自戕，令在场的铁掌帮众心惊胆落。陈煌死后，当夜三十一人，在他身旁，默默地坐了一晚。

在那三十一人之中，就有黎慧芳在内。

铁掌帮在成都发生这一幕惨剧，次日就传遍了整个铁掌帮，蹑踪紧盯剑华的十余人亦得到此消息，所以，当剑华与朱姑娘撞进死谷，他们即返回成都，参与陈煌的哀丧之事。

剑华赶回成都，正是他们举行陈煌丧事的时候，所以，当晚虽被三人发现了他和萍姑娘的行踪，但终未闹大事，能在汇发客栈安度一宵，其因亦在此。

剑华和萍姑娘返回成都，在铁掌帮中人看来，两人已是俎上之肉，生死已操纵在他们之手。所以，才未马上动手。

同时，在他们知道剑华和萍姑娘返回成都之前，智禅子被人救上九顶山的消息，已不胫而走。

汇发客栈和九顶山的两件事，成了一件未了悬案，只待陈煌的丧事办完他们即可动手。

黎慧芳得此消息，天人交战了一夜，最后终于决定了她的计划。所以，才冒奇险，在汇发客栈跨院，与剑华会了一面。并以地为纸留字，暗示先机。

她的用意何在？说来令人落泪！

原来远在二十年以前，黎慧芳不但未曾出世，她的母亲亦不过尚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大姑娘呢。

那一年的某一晚，姑娘晚餐过后，即回绣房，在油灯下赶做女红。突然间，传来一阵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

姑娘闻声，花容顿变，忙放下手中活计，即提剑奔出绣房。

此时，庄院中上下人等，已乱成一团。

姑娘刚刚提剑出房，即被五个大汉团团围住。

双手难敌四掌，好汉也怕人多，何况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怎能敌得住多人的围攻，不大工夫，已是遍体鳞伤，血迹殷殷。

就在姑娘岌岌可危之际，恰好玉面秀士逢其时地赶来，才由燕山五虎手中把姑娘救下，姑娘始算幸免此难。

玉面秀士听到千手观音的笑声，突然离去之后，姑娘百思莫解，她想不透玉面秀士为什么会乍然离开她。她想：“难道我有何瑕疵，被他发现？”

姑娘想到肌肤相触的那一幕，不由心如鹿撞，面似火烧。

但姑娘哪里知道，玉面秀士一片侠肠，不仅遭致爱妻千手观音的误会，将一对美满鸳鸯，从此硬生生地拆散，更因此，铸成一场恨海难填的悲剧，那就是令千手观音到临死之际，仍不能宽恕玉面秀士对她的薄幸。这真是只有天晓得的一件事。

姑娘在悲恸之余，强打精神，将家中被害之人，安柩之后，即收拾细软，动身直往东北，寻访师祖关东异叟。

姑娘单身独骑，遇山过山，遇水涉河，行行复行行，非止一日。

这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刮在身上，砭骨生寒。

姑娘骑在马上，四望既不见村庄，又无道路可循。同时，天色已渐渐昏暗下来，不由心里暗自焦急。她想：“难道我富英萍，命该千里迢迢，赶到这漫无人迹的雪地，就为

了前来送死不成？唉！”

她唉声未落，已是珠泪轻弹。

突然，远远地传来一声唏沥沥的马嘶。

姑娘闻声，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喜上眉梢，暗道：“既有马嘶，就不会没有人家，我何不循声前往，看个究竟？”

心念一动，忙把手中缰绳一带，掉转辔头，疾向那马嘶方向，飞扑过去。

盍茶工夫，富英萍在茫茫大雪中，迷迷蒙蒙地似见前面有一巍峨高耸的黑影，辨不清是寺院，庙宇，还是土丘。

她已无暇思虑，即向前扑去。

当她驰到近前一看，不由喜出望外。

原来竟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寺院。但寺门已关。

富英萍此时哪里还有心情打量它的气魄，忙不迭地翻身下马，伸手前来叩门。

寺门呀的一声大开，露出一颗光秃秃脑袋。

“何人前来叩门？”

富英萍在昏暗中见是一个小和尚来应门，忙道：“打扰小师父，我富英萍因急于赶路，竟在茫茫大雪中迷失路途，因而才造次登门，求小师父容我借宿一晚。”

那小和尚的噢了一声，道：“原来是借宿的，请你进来跟我师父去商量吧！我实在当不了这个家。”

小和尚说完话，就转身向里走。

富英萍犹豫了一下，见寺院甚大，即牵马走进大门。

她把马拴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上，忙随小和尚向里走去。

富英萍在小和尚引导之下，参见寺中主持，并向主持此

寺老僧道明来意。

老僧见她是一孤身少女，忙命身旁小僧把她安顿在后院的一间斋房。

富英萍次日一觉醒来，已雪霁天朗。

当她与寺中老僧告别准备启程之际，突然禅房外又撞进一人，来向老僧告别。

富英萍向来人偷偷一瞥，即转身出了禅房。

富英萍踏雪登程，走了盏茶工夫，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她转身一看，身后马上，正是那在寺中跟她一起向老禅师告别的书生。

书生坐骑，脚程颇快，瞬息工夫，已越过富英萍而过。

当那书生与她擦身而过之际，那书生曾转身向她膘了一眼，始扬长而去。

姑娘大半害羞，富英萍亦不能例外，当那书生向她望来之际，她忙低垂螭首，权作不知，直待那马蹄声渐渐去远后，她始把头抬起来，并望着书生背影默默出神。

说也奇怪，书生坐骑脚程虽快，但当夜落店的时候，他竟同富英萍投在一个客栈落宿。

两人一见，不由一愣，但均未出口，只相互淡淡一笑。

富英萍望着那位书生淡淡一笑之际，却引起身旁两个客人的馋涎，因而，相互无聊地打趣道：“曾老弟，我看你交了桃花运吧！要不，今晚怎会送上门来！”

另一人忙道：“张大哥，你别吆喝好吧！雏虽嫩，小心扎手。”

那姓张的忙道：“怎么，曾老弟，你怕扎手吗？那我就

……”言此突顿，接着一阵哈……哈……哈……大笑。

姑娘明知身旁两人，是冲着她而故意取笑，但她也不敢上前诘问，生怕招非惹事，所以，竟充耳不闻，疾向自己房中走去。

姑娘进房落了闩，坐在床上，为方才之事，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自己凄凉孤单，不由竟落下两行热泪。

一宿无话，次日姑娘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客栈中投宿客人，此时已离去大半。

姑娘早餐后启程，那英姿飒飒的书生，竟也随后出了客栈，向北疾驰。

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月余。

但一路之上，姑娘仍不时地见那书生似有意若无意地跟着她。因此，她对那书生竟也留意起来。假若偶尔二三日不见那书生，她竟会窃窃地想他，直待书生再度出现，她才会把这颗无告的心平静下来。

冬残腊尽时节，富英萍带着一颗悲恸的心，出了天下第一关。

自出关之后，姑娘就再未见到那英风飒飒的书生。

不知怎的，她的心情，竟日渐沉重。忽然一日，突病在客栈之中。一个孤身少女病在异乡，该是多么可怜。幸亏店家古道热肠，见富英萍辗转呻吟床间，即命大女前来伺候。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在富英萍卧病之际，狠心宵小竟又把她细软悉数偷光，并欲奸污她的清白之身。

恰巧凌聪吉初道行侠，由此路过，把宵小赶跑，使姑娘未遭侮辱，得获无瑕，并探清姑娘病情，赠以师门特制祛除百病神丸，代为医病。凌聪吉那日种下兰因，想不到二十余